

SJQ

书剑奇冤

(根据余捷《红书宝剑》潮剧本改编)

7

甲寅年

PDG

紅書寶劍(書劍冤)

人物

- 梅文進——蕪山縣令
海世容——梅府仆人
夏蓮——徐月娘隨婢
杜子達——高府總管
高興——高府仆人
高珍——浙江巡按
徐月娘——高珍妻、巡按夫人
王媽媽——沈店店主婆
丁香——王媽媽之女
張老伯——鄉老
侍衛甲、乙、丙、丁、隨從、太監

第一場

時：初冬下午

地：巡按府外堂

人：梅文進、海世容、夏蓮、杜子達、高興、高珍、二侍衛。

(二幕外，梅文進着官服，海世容手捧紅書寶劍上。)

梅文進：(唱)同榜登科稱弟兄，

大江難隔結友情。

遙夕錢塘等閒渡，

直向江右訪良朋。

下官梅文進，現住蕪山縣令，前年與巡按高珍，同榜登科，並結為金蘭之交，我兩人肝胆相照，情同手足，看

今日日子清静，特过江探访我高义兄，叙谈一番。世容

海世容：在。

梅文述：带路巡按衙。

海世容：领命。

(海世容、梅文述下)

(幕开，杜子达上)

杜子达：(念)有心采花花不开，

无意插柳柳自栽。

在下杜子达，论我字墨算盘精，办事又机灵，取得巡按大人欢心，在府中做了总管，称我心意。早间在走廊拾着金钗一支，不知是谁失落？(看)啊，看前面夏莲慌忙而来，这个死丫头水抹个，白刘刘，愈想愈不知来。要向她求情，无从下手，如今定不放过这好机缘。(躲在一旁)

(夏莲上，寻钗)

夏莲：哎啊！

(唱)夫人失钗心要烦，

婢子寻钗困之转。

东廊西屋到处遍，

向前再找才迟缓。

奴婢夏莲，巡按夫人早间失落金凤钗，命阮寻找。内室都已找遍，不见金钗踪影，我下免再向前厅找寻。

杜子达：(出)夏莲！(打夏莲肩膀)

夏莲：总管爷！

杜子达：你不在上房侍候夫人，到此西厅何事？

夏莲：夫人今早失落一支金钗，命我来此寻找。

杜子达：失落一支金钗，夏莲，可有寻着无？

夏 道：内堂处处，都寻不见，未知总管爷可有看见无？

杜子达：嘿嘿嘿！

（高興上。）

高 興：总管爷，门外来了一个书生，自称梅文进，要求见我家老爷。

杜子达：可有送上入门礼？

高 興：他说与我家老爷，乃是同窗好友，因此小人不敢向他索取。

杜子达：胡说！无论何人，要见巡按，须呈贺礼，难道你敢违此规矩？

高 興：小人不敬。

杜子达：若无红色送与本总管，叫他免进来，下去。

高 興：是！（下）

夏 道：总管爷，你若拾着金钗，紧交给我，免得夫人久等心急！

杜子达：金钗之事，自有下落，你免着急，请先听我一言。

夏 道：总管爷有无拾着金钗，请速告明，闲话莫说，我要回房觅命了。

杜子达：什么金凤钗，银凤钗，我并无看见，若是想要插金钗玉簪，我子达愿送你十支八支夏道，莫非你不想享乐一世？

夏 道：夏道身为奴婢，无福消受，请了！

杜子达：且慢！（威胁地）你敢不从来事，难道不惊我杜某的权势吗？

夏 道：你想依靠权势，强逼来事，难道你不惊王法吗？

杜子达：住！夏道你这贱婢！不依抬举，也还罢了，竟敢反口伤人，自无尊长。你好该死！

（杜子达打夏道。）

夏 道：救人啊！

(梅文进、海世容上阻住，高骈随上。)

梅文进：且住！光天化日，敢在厅堂之上，殴打妇女，是何道理！

杜子达：嘿！巡按府第，何等尊严，你未经通报，擅自闯入，真是该死！

梅文进：听你这般口气，莫非是高府总管杜子达吗？

杜子达：既知总管爷利害，就该识时务，给我出去！

海世容：呸！杜子达你这狗奴才，你私设恶规，勒索賄礼，又再仗势殴打弱女，料你罪大难逃了。何不将这恶奴绑起来？

梅文进：世容休得乱动。

杜子达：杜某乃巡按亲信，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！

高兴：总管，方才详细询问，才知他是沂山县太爷。前来探望我家老爷，劝你不可将他怠慢。

杜子达：就称他是七品县官，也管不了高府总管！（下）

海世容：老爷，狗奴才如此可恶，怎可轻易将他放过！

梅文进：世容，此人胆敢如此刁恶，定有原因，且待高大人回来，亲自替他处办！

海世容：是！

梅文进：（对夏莲）来，你乃何人，为何被他殴打？

夏莲：禀老爷，婢子夏莲，并无过错，是他求亲不遂，情强将阮殴打的。

梅文进：此人奸恶不端，为何会当起总管？

高兴：老爷，他为总管才几个月，就横行府内，因他是我家老爷远亲，我算是敢怒不敢言。

梅文进：此事了！

〔内声：“按君大人回府！”〕

〔高兴示意夏莲下。〕

〔高珍上。〕

高珍：〔念〕闻得贤弟来探访，
急忙迎接到内堂。

贤弟在哪里？

梅文进：兄长何在？

高珍：贤弟！

梅文进：兄长！

二人：哈哈！

高珍：贤弟，愚兄因公外出，迎接来迟，望乞恕罪。

梅文进：岂敢，不速之客，望勿见怪！

高珍：睽别数日，未知萧山县民情如何？

梅文进：自从兄长到任以来，治下草木皆春，萧山县也公狱敛，
连年丰登。

高珍：愚兄德薄能鲜，浙江有所建树，全赖诸同仁尽力，贤弟勤政爱民，萧山百姓幸甚！

梅文进：兄长过誉了！

高珍：贤弟，闻说红书宝剑，价值连城，乃是贵府传家之宝，
愚兄每思一见，以增见识，未知小童带来？

梅文进：红书宝剑随身带来。世容，书剑呈上老爷观看。

〔杜子达暗上偷看。〕

在世容：领命！（呈书剑与高珍）请老爷观看。

高珍：（接书剑看）啊！（念）红色金书映彩虹，龙泉宝剑放
寒光。真是世向异宝！

梅文进：实是异宝！先辈有言，宝在人在，宝亡人亡，以此小
弟十分珍护，从不离身。

高珍：贤弟有此异宝，可喜可贺！（还书剑）

〔杜子达暗留下。〕

梅文进：此乃托兄之福了。

高 珍：高攀，即命杜总管，备办丰盛筵席，为梅老爷接风。

高 兴：遵命！

梅文进：且慢！

高 珍：今晚欢宴乐叙，明早送弟回衙，有何不可？

梅文进：敢问兄弟，贵府 总管杜子达品行如何？

高 珍：他是愚兄远亲，为人聪明能干，相通文墨，颇为愚兄倚重。

梅文进：兄弟，以弟看来，此人却是可恶！

高 珍：贤弟这话怎说？

梅文进：兄弟啊！

(唱) 今日事非比等闲，

请恕弟斗胆直陈兄前。

兄长偏爱杜子达，

却不知他仗势作恶气焰熏天。

恶奴瞒上欺下非一日，

家人敢怒不敢言。

私打恶规索焚札，

文进来访也遭刁难。

才自他追亲不送，

老羞成怒毒打夏莲

在此堂上拒弟指责，

恶语相谤岂偶然。

似此狡恶不惩戒，

兄长门风官声化云烟。

高 珍：哎呀，杜子达，你这狗奴才啊？

(唱) 听罢此言怒火上冲，
原来子达恶奴似豺狼，
我若将 他来轻纵，
何异养虎把人伤。

侍卫何在？

(二侍卫应声上，

二侍卫：老爷何事？

高 珍：即将杜子达重打三十大板，逐出府门，永不录用，不得有违！

二侍卫：领命！（下）

高 珍：贤弟，恶奴胆敢猖狂，皆由愚兄轻信，早间得罪之处，海涵！

梅文进：兄长从善如流，令弟敬佩不已，焉敢有所责怪。
(高兴上。

高 兴：秉老弟，筵席已经齐备了。

高 珍：贤弟，一来接风，二来向你赔罪，请一齐赴宴。

梅文进：多谢了！

高 兴：哈哈！（亲热地携手下）

——幕下

第二场

时：上场当晚

地：巡按高尔书院

人：杜子达、梅文进、海世容、徐月娘、夏莲，

(二幕下，杜子达上。

杜子达：(唱) 被革逐、满面羞，

子达行堪忍此仇。

定家有头仗自主，

不除文进恨不休。

想我今日受贵被逐，皆因梅家小子，仗势所害，这口恶气怎能忍受，闻说他今晚留宿东书轩，我不免偷偷潜入，见机行事……（比偷状）方擒贼胆！行。（下）

（幕开，东书轩，梅文进、海世容上）

梅文进：（吟）酒逢知己千杯少，

不到尽醉不能休。

（醉步踉跄，海扶之入房）哈，难道我也醉了？

海世容：老爷，请上床安息。

梅文进：也好。（梅上床，海捧书剑关门）

（杜子达暗上，绕至窗口跳下，摸黑得书剑，坐书桌旁）

杜子达：得此锋利宝剑，（比示状）误把烛台碰落，惊躲桌边）

梅文进：（惊醒）是谁？（听无叫声，急呼）世容快来！

（杜急跳出窗外，海世容拿灯上）

海世容：老爷，慌忙何来？

梅文进：梦寐之间，忽被声响惊醒，好似有人走动，你速查看。

海世容：是！

梅文进：（扶起烛台）啊，烛台落地，故有声响，莫非有进房盗窃？

海世容：哎，老爷，红书宝剑，不知去向了！

梅文进：怎说，果然书剑被窃，这是何故啊！

（唱）防卫森严高门埭，

窃贼万难进府中。

若是强人汗进府，

如何只偷书剑财物无忌！

此事实在蹊跷，外人断难至此偷盗，

若说是高府奴仆所为，彼等不知书剑妙处，盗它何用？

海世容：何不即向高老爷，告知此事，弄了水落石出？

梅文进：这？伎不得啊！

海世容：何故？

梅文进：（唱）他昨晚醉倒筵席上，

如今就在睡梦中。

看此刻，天未亮，

怎好将他叫起来。

况且他性烈如火严治下，

若查不出，一门婢仆恐遭殃。

万一是他自取去，

那时他无颜更难收场。

书剑呈宝亦小事，

怎可伎兄长惹愁肠。

海世容：是！

（内声：报事，梅府家人有急事禀明。）

梅文进：怎说？家人连夜而来必有要事，世容速去问过！

海世容：领命！（下）

梅文进：哎啊！

（接唱）失落书剑失了主张，

又有急报令我心慌！

〔海世容上。〕

海世容：栗老爷，才自报说，老夫人患了急病，请老爷即速回府。

梅文进：怎说！我母亲患了急病？

梅 福：正是。

梅文进：事情紧急，告辞不及，不免留书告知兄长。（挥笔成书）来，即速回府！

海世容：遵命！

（梅文进、海世容下。）

（杜子达越窗闭门，这时已现月亮。）

杜子达：可恼！我虽得他红书宝剑，可惜祸命未除，真太便宜了他。（发现文进留书）留书！留书之上，有文进字样，这……端阳钱塘龙舟竞渡，徐氏娘舅也前往观看，何不仿其笔迹，假造情书一封，并以金钗为约，诬他与高珍之妻私通？好，最紧来写。（仿文进笔迹，边策划边写毕）哈，此信若是落在高珍之手，他必定深信无疑，到那时，管教他兄弟义绝，夫妻恩断了！文进这纸留书，留之何用？呸！（撕碎留书，逾窗而去）

（翌晨、高珍上。）

高 珍：（哈）兄弟欢聚情款款。

宿醒初醒日三竿。

贤弟哪在？（见无动静）想必是宿醉未醒，尚在梦中，贤弟醒醒来！（掀欠帐）房中无人，他何处去了？

（高兴上。）

高 兴：禀老爷，才自门房报说，梅老爷唤仆说有急事，匆匆过江去了。

高 珍：他有何要事？高兴，可曾问明？

高 兴：门公并无问明。

高 珍：退边。

高 兴：是！（下）

高 珍：这就奇了，贤弟不律而归，究为何故！

（高兴拿书信和金釵献上。）

高 兴：老爷，外面拾得书信一封，还有金釵一枝。（呈信及釵）

高 珍：唔，（接过金釵）有书信一封，金釵一枝。

（吟）文进书捧徐月娘，
揣阳绾卷在钱塘。
过江只为钱釵约，
情甚如卿愿未偿。
原望银河今夜会，
谁知从此成参商。
风釵璧还恩倩断，
书托夏莲达闺中。

—好气啊！

（唱）看此书，心似油煎，
挚友夺我爱，丑事难言。
原说他，宽厚正直，
却原来，兽心人面。
欺兄淫嫂罪难饶，
誓不与你共戴天。

（转念，缓和地）想徐氏结缡数载，从未失德，此事恐怕另有牵连，不能操急，误了大事。（细看金釵）观看过金釵，好像徐氏头上之物，过就令人莫解了。……（细看书信）此书笔划，分明出自文进之手，使人越看越真，愈想愈疑。（再看书信）于揣阳相会，又赠金釵定情，如若徐氏金釵不在，则两人私通，复有何疑？（想）

不免唤过徐氏前来盘问，自能分晓。(喊)夫人
请出！

(徐月娘内应：“来了！”——与夏莲上。

徐月娘：(唱)听见相公唤声高，
未知何事要相告。
想必是要命变身，
来向叔父他问好。

(进门)啊，相公，因何不见叔父？

高 珍：你还不知吗？

徐月娘：什么？

高 珍：他已回萧山去了。

徐月娘：相公，如何不让他用过早膳才去？

高 珍：他不醉而归，叫我如何留得？

徐月娘：这就奇了，相公，难道他不曾留下言语？

高 珍：(冷笑)嘿，言语是不曾留下，却留下书信一封。

徐月娘：(发觉有异)这……

高 珍：夫人，今日为何不插金凤钗？

徐月娘：相公，妾身昨日，不慎将金凤钗失落了。

高 珍：怎说？金钗果然不见？！

徐月娘：正是，妾命夏莲四处找寻，至今尚无踪迹。

高 珍：哇！(打徐氏一耳光)贱人可恨啊！

(唱)骂声贱人杨花水性，

苍蝇引蝶碍我门庭。……

徐月娘：(惊)相公何出此言，这……这是从何说起？

高 珍：住口！你这贱人啊！

(接唱)你与奸夫订密约，

江边月下叙幽情。

自恨家门多不幸，
巡按夫人却是虫蜂红杏。
任你花言来巧辩，
倾尽三江水也洗不清。

徐月娘：你这淫妇，恁娘媾二人，狼狈为奸，做出无耻勾当，如今事已败露，还敢装痴作呆，叫我怎能容得，一拳将你打死！（欲打）

徐月娘：且慢，相公啊！

（唱）劝相公你暂息雷霆，
妾守深闺未出门庭。
流言蜚语休偏听，
偏听偏信理不应。
我夫君，须详察，
这杯弓蛇影无实情。

夏 莲：^冰无错！老爷啊老爷，夫人王洁青，婢子也循规蹈矩，伏望详察。

高 珍：住口！徐汝贱人，你买通夏莲，私通梅文进，罪证确凿，任你口吐莲花，也难逃七出之罪！

徐月娘：真金不怕火，树正影不斜。妾与梅文进从未会面，说我与他私通，有何罪证？

高 珍：（出书）此书是梅文进亲笔，难道不足为证吗？（丢信于地）

徐月娘：（接信，念）……

文进书奉徐月娘，
瑞阳鸳鸯在钱塘。
过江只为钱数约，
情薄如柳絮未成。

原生银河今夜会，
谁知从此成参商。
凤奴壁还恩情断，
书托夏莲达闺中。

哎！我苦啊！

（唱）麟勇一声降自空，
谁知横祸起萧墙，
叔叔与我无仇恣，
生此奸谋太残凶。

相公啊！

一纸落词何足信，
须念夫妻情义重，
奸人设词来诬陷，
夫君怎可受播弄！

高 珍：嘿！若非慈娘婉婉蜂引蝶，文进怎能得知？若说你并不赠叙订婚，试问凤奴今在何处？你紧说来！

徐月娘：（唱）我苦在心头无人知，
含冤负屈有心难开。
端阳观渡并没他遇，
逃债归来金奴还在。
昨日失叙由不慎，
夏莲详知真情在。
贱妾之心天可表，
全望秉公善主裁。

夏 莲：（唱）玉洁冰清不染尘埃，
夫人贤淑堪敬爱。
观渡叙塘无别故，

凤钗失落存府内。
这是奸人假书构陷，
伏望老爷释疑猜。

高珍：住口！若非陈公赠钗，金钗怎能在你手中，要我释疑，
除非拿出金钗为证，如若不然，你媳妇就免不得活命！

徐月娘：怎说，若无金钗为证，便要坏阮性命？！

夏莲

高珍：正是！

徐月娘：哎啊！（跪）

夏莲

徐月娘：（唱）月娘跪倒在地，
望君详察细思量。
无意失钗妾知错，
小小过失望宽宥！

高珍：哎啊，且慢，徐氏苦苦不认，若是传物出去，叫我为官之人，体面何存？（想）罢了！徐氏贱人，从今以后，我非你夫，你非我妻，休再相见！（放下。徐氏拉其衣裙）呸！（推徐于地下）

徐月娘：我苦啊！

夏莲：夫人保重！

徐月娘：（啜泣）这……

夏莲：夫人怕夫人，此事明明是冤枉，请莫悲伤，等待老爷回心转意，夫妻自能和好！

徐月娘：哎，夏莲，亡，冤家素性高傲，不听良言，今日之事，黑白难分，要他回心，谈何容易！

夏莲：夫人，何不令人前往萧山，请梅老爷回来，首面对质，岂不就冰释石出了！

徐月娘：冤家恼恨叔父，那能轻易相信，况此信是叔父所写，不知是他故意嫁祸于我，还是奸人从中佈设圈套，事属难料，岂可贸然前去。

夏 莲：这……如今有^何良策，解此危难？

徐月娘：想家如此落情，不如赴京投奔舅父家中，寻那沈雪冤屈，他日奸谋败露，方知我徐月娘，是个坚贞女子。

夏 莲：虽说也是，只是京师遥远，你我都是女流，怎能去得？

徐月娘：你我娘俩二人，乔装男子，一游就可无妨了！

夏 莲：如此甚好，但未知何时动身？

徐月娘：事不宜迟，候待今夜更深人静，一同逃走。

夏 莲：若被老爷得知，令人追赶，要女有何是好？

徐月娘：咱可拚个死，望鞋边，假作投江自尽，再留下绝命书一纸，便完交无碍。

夏 莲：如此更好，夫人，暂且回房安息。

徐月娘：苦啊！

——幕下